



元芳撂挑子 偶像不干了

我不能再看了

疯传本山传媒要上市,元芳这事你怎么看?嗯,此事必有蹊跷,我还是用快进看。本周,元芳很忙,影星、名媛或离婚或生子,也没消停。至于粉丝掐架的事情,几乎每月都必不可少,不过本周的精彩之处在于,当事偶像沉不住气了,要为脑残粉丝出头。局面有些混乱,不如骑着鸟叔的大马溜之乎也。

元芳全名“李元芳”,乃电视剧《神探狄仁杰》里狄仁杰的卫队长,一介武夫,心思细腻,备受狄仁杰信赖。每每在探案关键时刻,狄仁杰总要问一句:“元芳,此事你怎么看?”而元芳的标准回复是:“大人,此事必有蹊跷”,“大人,此事背后一定有一个天大的秘密!”

点评:这类突然爆发的网络狂欢是忧心忡忡悲壮气质为主的微博轻福利之一,那叫一个瞬间群起欢乐啊。后续创造的路数基本都是元芳被问烦了说我不能再看了,我很忙的别的剧的事就别问了。这年头无论哪个领域突发全民性句式,别想着锦绣唐宋金玉敬重,最大功能能是搞笑,当时不搞笑,早晚

也得搞了笑。

我们还需要积累

有机构评估本山传媒目前的资产达到50亿元,赵本山个人身家被估高达10亿元。而最近赵本山除了影视转型以外,连收徒弟也在转型,不再局限于二人转演员,收了黄圣依为自己的第66个徒弟。还有消息称本山传媒上市再次提上日程。本山传媒总经理刘双平对本山传媒上市这一传闻表示,“我们还需要积累。”

点评:这年头除了富二代官二代,还有个“赵二代”,除了邦女郎、谋女郎、刚女郎、星女郎,还有一个“山女郎”。一个农民,会唱二人转,不远百里来到铁岭,现在王国铁桶,财富敌国,话题层出,大叔

快上《times》封面了吧。

我当然相信爱

香港名媛——也是著名芭蕾舞家、时装设计师张天爱与影星王盛德结束9年婚姻,这也是张天爱的第四次离婚。宣布离婚新闻的同时,张天爱说,我叫天爱,当然相信爱。

点评:张天爱离婚的消息,总会提到他的第二任丈夫邢李原,现影星林青霞的丈夫。邢李原可谓夫凭妻贵。不然他不就是个长相困难、高中毕业、工字不出头、自己创业成功的衣服商嘛。他娶到女神林青霞的时候,前妻名媛张天爱为他加分不少,起码让林女神裙下崇拜者心里落差没那么狠。前任就是品位啊。邢李原和林青

霞婚礼,张天爱还大方送上祝福,表示和林青霞不是情敌,是个拎得起放得下的女人。虽然第四次婚姻失败,处理也算清爽,没有言语诟病财产争夺之类一箩筐。名媛不是白给的,有自己担当自己的底气。

我不是大粪

黄秋生参加香港无线节目,重提“罗志祥是谁”引发与猪迷对骂事件,更以“苍蝇与屎”比喻,说这就像苍蝇看到一堆屎蜂拥而上,有人走过时,苍蝇因怕人来抢屎,便仇视人。这一说法引起罗志祥的不满,“我不是大便,歌迷不是苍蝇”。黄秋生称自己并没有骂人,让罗志祥不要“对号入座”。类似事件还有暮光女斯图尔特劈腿。在

复合的剧情里,斯图尔特声称收到很多来自帕丁森粉丝的威胁短信,内容非常恐怖。

点评:当今粉丝人格是件很值得研究的事情。粉丝情绪是寄居在偶像身上的,喜悦愤怒骄傲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情感烈度非常接近燃点,卑微到尘埃里自己无所谓。粉丝的存在感在于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偶像有危险,粉丝会堵抢眼没得说,偶像受委屈,我跟你拼了。这种力量化成功能,可以很强大可以很邪恶。所以毒舌黄秋生说下小猪是谁?娱坛晚辈不好意思说啥,粉丝可就炸了。现在局面走向恶心,黄秋生要吃不了兜着走了。至于暮光之恋,借用和尚背妇女过河和尚问道的典就是,当事人都放下了,粉丝不依不饶还且抱着呢。(黄鹂)

【电影笔记】

《浮城谜事》:灰色梦飘零

《浮城谜事》取材自天涯社区的真人真事直播帖《看我如何收拾贱男与小三》。故事从名字就可一目了然,而电影为了强化戏剧冲突,彻底改成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一出命案、双重生活、三角奇情”,于是这成了剧情最狗血的一部娄烨电影。



新京报漫画/许英剑

娄烨回来了,即使他倔强的像耍小孩子脾气一样地要求不署名。回来总是好的。九年了,有多少次仰望天空与诸位分享却不得?这一天他带着《浮城谜事》来到时已近黄昏,带着娄烨标签的“情色”、“政治”、“暴力”消失殆尽。影迷用期待去考量他,观众用票房去检验他,电影节用奖项去证明他,媒体用版面和流量去关注他。然而这么多年,似乎他也没在乎过。

《浮城谜事》取材自天涯社区的真人真事直播帖《看我如何收拾贱男与小三》。故事从名字就可一目了然,而电影为了强化戏剧冲突,彻底改成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一出命案、双重生活、三角奇情”,于是这成

了剧情最狗血的一部娄烨电影。让心情灰色的是,现实往往比剧情更狗血,有多少“小三”的喜悦就有多少原配的哭泣,让人着迷探讨的,或许是跟《画皮》系列所引发的情爱之争。爱得隐忍,爱得欲望过度,爱得畏缩,爱得勇敢放弃,爱得不顾一切,都是爱。你不能说爱是对还是错,你只能埋怨自己中了爱的蛊惑,流连于温柔的耳鬓厮磨,阳光底下的纠结在那一刻完全成为了泥沼中湿润的沦陷,于是越陷越深,不可自拔。

我最感慨的,还是被拖出去摁掉的3秒23格的淡出。整部片的灰色基调,在这一刻到达高潮。那是男主角乔永照为了一劳永逸,对拾荒老者杀人灭口,片中13下符合人之常情的锤击,

被迫删减成了3下。然,当一个正常人,没有大奸大恶,他到底应该有什么样的人生憧憬和期待,有什么样的心理阴暗和邪恶面,才能将内心最原罪的那种劣根性夸张肆掠地表现出来呢?人性之恶,在乔永照拿起铁锹的那一刻,已经烙刻在了影片的终极表达中。你不能原谅他,但你总是很难换位思考,如果你是乔永照,你会把对拾荒老者每月供奉之事做得更彻底,还是想毁尸灭迹做得更彻底?你给出的答案,一定是草率的。

娄烨这次讲故事的手法很写实,没有多少技巧,没有多少噱头,但他的表达还是明白无误地传达了过来。他依旧不商业地讲述着,纠结着,艺术着。他依旧把郝蕾拍得那么自在,那

么美。话剧《恋爱的犀牛》里的两代女主角郝蕾和齐溪同片,“明明”是纠缠,如今成“情敌”,但恍惚间总会在眼角看到生活的赠予。一个女人,经历多少爱恨才能这般领悟生活,如谜一般。

这是部在市场上不讨巧的不一样的影片,不如赖声川《他和他的两个老婆》的故事有趣,但它如谜一样沉默的呼喊,为的是通过钢筋水泥的块块高楼看清窗户底下的那抹阴暗。正如沼泽乐队为该片的主题曲《入梦令》,传神表达了这部迟到的片子的意境:“喧嚣的街/灰黯雨/都沉默了不语/该往哪里去/恍恍惚继续/入梦里/谁与你相遇/随浪花飘零/何处是结局。”

□阿顺(北京 影评人)

【音乐笔记】

波利尼:大师背影渐行渐远

古稀之年且遭受疾病打击之下,即使像波利尼这样技术功底极其深厚的演奏大师也难以重现昔日的辉煌。好在此后波利尼的手指状态逐渐恢复,到当晚放在节目单最后的重头戏“热情”奏鸣曲则彻底让人听到了波利尼的回归。

上次莫里奇奥·波利尼来的时候68岁,再上一次他64岁,这次他70岁。对于中国的乐迷们来说,没有机会在莫里奇奥·波利尼鼎盛的七、八十年代一睹其风采是心中最大的遗憾之一,尽管在过去的六年时间里三度来到北京,但却仿佛在乐迷们的眼中留下了一个渐行渐远的背影。欣赏这样的音乐会,让人难以兴奋得起来,更多感到的是惆怅。

1960年,年仅18岁的波利尼在肖邦国际钢琴大赛上一举夺魁,当时的评委会主席阿图尔·鲁宾斯坦说,“这个孩子弹琴比我们评委中的任何人都好。”此后的50年里,波利尼的钢琴之路走得顺风顺水。他除了以肖邦冠军的身份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肖邦专家之外,其曲目范围还广泛涉猎了从巴洛克到现代在眼角看到生活的赠予。一个男人,经历多少爱恨才能这般领悟生活,如谜一般。

然而音乐会从一开始就让人捏了一把汗。波利尼演奏的第22号奏鸣曲,音色飘忽不定,与他以往清晰呈颗粒性的音色大相径庭。过去他在人们的印象中对技术层面的极度自信此刻已经荡然无存了,即使与前两年的表现相比都判若两人。这不禁让人联想起他今年年初的那次生病,当时他宣布取消未来几个月之内的所有演出,甚至网上“波利尼逝世”的

假消息都一度甚嚣尘上,尽管最终被证实是谣言,但毋庸置疑的是那次生病对大师的钢琴演奏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而这影响在当晚的演奏中被很明显地体现出来。

尽管相对于小提琴家来说,钢琴家的技术巅峰可以保持得更久,但古稀之年且遭受疾病打击之下,即使像波利尼这样技术功底极其深厚的演奏大师也难以重现昔日的辉煌。好在此后波利尼的手指状态逐渐恢复,演奏“华尔斯坦”时就已经有了明显好转,而到当晚放在节目单最后的重头戏“热情”奏鸣曲则彻底让人听到了波利尼的回归。尽管瑕疵依旧存在,但已经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技术上自信心的提升更使得演奏家能够更加从容地对乐句和乐曲结构进行处理,将这部悲剧性的伟大作品演绎得入木三分。似乎前面三首奏鸣曲都是用来为“热情”中的一搏做着铺垫,而余音尚未飘散时全场观众就爆发出的巨大欢呼声也证实了波利尼在这个晚上的成功。

然而尽管如此,波利尼在笔者心目中那个渐行渐远的背影还是更加模糊了几分。我不希望波利尼最终变成一个只是供人放在舞台上膜拜的传奇,但失去了技术保证,在键盘上疲于奔命的波利尼,还是以往的那个无所不能的钢琴之神吗?我希望他下一次的到来——如果还有下一次的活——能给予我答案。

□徐尧(北京 乐评人)